

梁
启
超

教育者，国家将来生命之所攸系也。此命一断，不可复续。凡百政务，未有能先之者也。

梁启超论教育

梁启超 著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梁启超论教育

梁启超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论教育/梁启超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3143-8

I. ①梁… II. ①梁…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
教育思想 IV. ①G40-092.6 ②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138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梁启超论教育

梁启超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143-8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½

定价:35.00 元

梁启超著作系列

梁启超论教育

梁启超论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启超论儒家哲学

梁启超论诸子百家

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

梁启超论中国文学

梁启超论中国法制史

梁启超论宪法

新民说

中国上古史

新史学

国学小史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佛学研究十八篇

目 录

学校总论	1
论科举	11
论学会	26
论师范	30
论女学	34
论幼学	44
学校余论	67
论译书	72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	90
万木草堂小学学记	98
与林迪臣太守书	102
教育政策私议	106
教育次序议第一	106
学校经费议第二	110

论教育当定宗旨	115
敬告留学生诸君	128
答某君问办理南洋公学善后事宜	136
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	139
君子	147
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级学生毕业纪念册序	150
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	
欲昌明之，其道何由？	153
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	164
自由讲座制之教育	169
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	173
美术与科学	178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185
教育与政治	192
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	211
教育家的自家田地	218
学问之趣味	226
美术与生活	231
敬业与乐业	236
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	241
为学与做人	249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257

清华学生的使命	268
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	275
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	304
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词	308
为南开大学劝捐启	313
学校读经问题	316
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	318
呈请确立教育经费事	323
 [附录] 译名对照表	 326

学校总论

(1896年)

吾闻之《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以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草昧伊始，蹄迹交于中国，鸟兽之害未消，营窟悬巢，乃克相保，力之强也。顾人虽文弱，无羽毛之饰，爪牙之卫，而卒能槛縶兕、虎，驾役驼、象，智之强也。数千年来，蒙古之种，回回之裔，以虏掠为功，以屠杀为乐，屡蹂各国，几一寰宇，力之强也。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藉制器以灭国，藉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学校之制，惟吾三代为最备：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立学之等也；八岁入小学，十五而就大学，入学之年也；六年教之

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学书计，十有三年学乐诵诗，成童学射御，二十学礼，受学之序也；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以离经辨志为始事，以知类通达为大成，课学之程也。《大学》一篇，言大学堂之事也；《弟子职》一篇，言小学堂之事也；《内则》一篇，言女学堂之事也；《学记》一篇，言师范学堂之事也。管子言“农、工、商，群萃而州处，相语以事，相示以功，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农学、工学、商学，皆有学堂也。孔子言以不教战，是谓弃民；晋文始入而教其民，三年而后用之；越王栖于会稽，教训十年，是兵学有学堂也。其有专务他业，不能就学者，犹以十月事迄，使父老教于校室（见《公羊传》宣十五年注），有不帅教者，乡官简而以告，其视之重而督之严也如此。故使一国之内，无一人不受教，无一人不知学。免置之野人，可以备千城；小戎之女子，可以敌王忭；贩牛之郑商，可以退敌师；斫轮之齐工，可以语治道；听舆人之诵，可以定霸；采乡校之议，可以闻政。举国之人，与国为体；填城溢野，无非人才。所谓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虑虑，三代盛强，盖以此也。

马贵与曰：“古者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余悲其言。虽然，盖有由也：先王欲其民智，后世欲其民愚。天下既定，敌国外患既息，其所虑者，草泽之豪杰，乘时而起，与议论之士，援古义以非时政也，于是乎为道以铃制之。国有大学，省有学院，郡县有学官，考其名犹

夫古人也，视其法犹夫古人也，而问其所以为教，则曰制义也，诗赋也，楷法也。不必读书通古今而亦能之，则中材以下，求读书求通古今者希矣。非此一途不能自进，则奇才异能之士，不得不辍其所学，以勉焉而从事矣。其取之也无定，其得之也甚难，则倜傥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穷愁感叹，销磨其才气，而无复余力以学矣。如是则豪杰与议论之士必少，而于驯治天下也甚易。故秦始皇之燔诗书，明太祖之设制艺，遥遥两心，千载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权，驭一统之天下。弭内乱之道，未有善于此者也。譬之居室，虑其僮仆窃其宝货，束而缚之，置彼严室，加扃鐍焉，则可以高枕而卧，无损其秋毫矣；独惜强寇忽至，入门无门，入闺无闺，悉索所有，席卷以行，而受缚之人，徒相对咋舌，见其主之难，而无以为救也。

凡国之民，都为五等：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兵。士者学子之称，夫人而知也。然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农而不士，故美国每年农产值银三千一百兆两，俄国值二千二百兆两，法国值一千八百兆两，而中国只值三百兆两。工而不士，故美国每自创新艺，报官领照者，二万三百十事，法国七千三百事，英国六千九百事，而中国无闻焉。商而不士，故英国商务价值二千七百四十兆两，德国一千二百九十六兆两，法国一千一百七十六兆两，而中国仅二百十七兆两。兵而不士，故去岁之役，水师军船，九十六艘，如无一船；榆关防守

兵，几三百营，如无一兵。今夫有四者之名，无士之实，则其害且至于此。矧于士而不士，聚千百帖括、卷摺、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懵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

今之言治国者，必曰仿效西法，力图富强，斯固然也。虽然，非其人莫能举也。今以有约之国十有六，依西人例，每国命一使；今之周知四国，娴于辞令，能任使才者，几何人矣？欧、美、澳洲，日、印、緬、越、南洋诸岛，其有中国人民侨寓之地，不下四百所，今之熟悉商务，明察土宜，才任领事者，几何人矣？教案、界务、商务，纷纷屡起；今之达夷情，明公法，熟约章，能任总署章京、各省洋务局者，几何人矣？泰西大国常兵皆数十万，战时可调至数百万，中国之大，练兵最少亦当及五十万，为千营，每营营哨兵六员；今之习于地图，晓畅军事，才任偏裨者，几何人矣？娴练兵法，谙习营制，能总大众，遇大敌，才任统帅者，几何人矣？中国若整顿海军，但求与日本相敌，亦须有兵船百四十余艘；今之深谙海战，能任水弁者，几何人矣？久历风涛，熟悉沙线，堪胜船主、大副、二副者，几何人矣？陆军每营，水师每船，皆需医师二三人；今之练习医理，精达伤科，才任军医者，几何人矣？每造铁路，十英里需用上等工匠二员，次等六十员；今之明于机器，习于工程学，才任工师者，几何人矣？中国矿产，封锢千年，得旨开

采，设局渐多；今之能察矿苗，化分矿质，才任矿人者，几何人矣？各省议设商务局以保利权；今之明商理，习商情，才任商董者，几何人矣？能制造器械，乃能致强，能制造货物，乃能致富；今之创新法，出新制，足以方驾彼族，衣被天下者，几何人矣？坐是之故，往往有一切新法，尽美尽善，人人皆知，而议论数十年，不能举行者；苟漫然举之，则债辙立见，卒为沮抑新法者所诟詈；其稍有成效之一二事，则任用洋员者也。而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局、汉阳铁厂之类，每年开销之数，洋人薪水，几及其半。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为国饷源，而听彼族盘踞，数十年不能取代。即此数端论之，任用洋员之明效，大略可睹矣。然犹幸而藉此以成就一二事，若决然舍旃，则将并此一二事者而亦无之。呜呼！同是圆颅方趾，戴天履地，而必事事俯首拱手，待命他人，岂不可为长太息矣乎！

若夫四海之大，学子之众，其一二识时之彦，有志之士，欲矢志独学，求中外之故，成一家之言者，盖有人矣。然不通西文，则非已译之书不能读，其难成一也；格致诸学，皆藉仪器，苟非素封，末由购置，其难成二也；增广学识，尤藉游历，寻常寒士，安能远游，其难成三也；一切实学，如水师必出海操练，矿学必入山察勘，非藉官力不能独行，其难成四也；国家既不以此取士，学成亦无所用，犹不足以贍妻子，免饥寒，故每至半途，废然而返，其难成五也。此所以通商数十年，而士之无所能藉，能卓然成异材为国家用者，

殆几绝也。此又马贵与所谓姑选其能者，而无能之人，则听其自为不肖而已；姑进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则听其自为不遇而已。豚蹄满篝之祝，旁观犹以为笑；况复束缚之，驰骤之，销磨而铃制之，一旦有事，乃欲以多材望天下，安可得耶？安可得耶？

然犹曰洋务为然也。若夫内外各官，天子所以共天下也；而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问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及其所至之书院，有以历代政术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本朝掌故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天下郡国利病为教者乎？无有也。当其学也，未尝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则当尽弃其昔者之所学，而从事于所未学。《传》曰：“吾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以政学犹且不可，况今之既入官而仍读书者，能有几人也？以故一切公事，受成于胥吏之手，六部书办，督抚幕客，州县房科，上下其手，持其短长，官无如何也。何以故？胥吏学之，而官未学也，遂使全局糜烂，成一吏例。利之天下，祸中腹心，疾不可为。是故西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小；中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大。西学不兴，其一二浅末之新法，犹能任洋员以举之；中学不兴，宁能尽各部之堂司，各省之长属，而概用洋员以承其乏也？此则可为流涕者也。

不宁惟是。中国孔子之教，历数千载，受教之人，号称四百兆，未为少也。然而妇女不读书，去其半矣；农、工、商、兵不知学，去其十之八九矣；自余一二占毕咿嚅以从事于四书五经者，彼其用心，则为考试之题目耳，制艺之取材

耳，于经无与也，于教无与也；其有通人志士，或笺注校勘，效忠于许、郑，或束身自爱，为命于程、朱，然于古人之微言大义，所谓诵《诗》三百可以授政，《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者，盖寡能留意，则亦不过学其所学，于经仍无与也，于教仍无与也。故号为受教者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则非吾之所敢言也。故吾常谓今日之天下，幸而犹以经义取士耳，否则读吾教之经者，殆几绝也。此言似过，然有铁证焉：彼《礼经》十七篇，孔子之所雅言，今试问缀学之子，能诵其文言其义者，几何人也？何也？科举所不用也。然则堂堂大教，乃反藉此疲敝之科举以图存。夫藉科举之所存者，其与亡也，相去几何矣？而况今日之科举，其势必不能久。吾向者所谓变亦变，不变亦变，与其待他人之变，而一切湮灭以至于尽，则何如吾自变之，而尚可以存其一二也。《记》曰：“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传》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而中国微。”忤我儒教，爰自东京，即已不竞；晋、宋之间陷于老，隋、唐以来沦于佛；外教一入，立见侵夺。况于彼教之徒，强聒不舍，挟以国力，奇悍无伦。今吾盖见通商各岸之商贾，西文学堂之人士，攘臂弄舌，动曰四书六经为无用之物，而教士之著书发论，亦侃侃言曰：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夫以今日帖括家之所谓经，与考据家之所谓经，虽圣人复起，不能谓其非无用也，则恶能禁人之轻薄之而遗弃之也！故准此不变，吾恐二十年以后，孔子之教，将绝于天壤，此则可为痛哭者也。

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西人学校之等差、之名号、之章程、之功课，彼士所著《德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等书，类能言之，无取吾言也。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其总纲三：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其分目十有八：一曰学堂，二曰科举，三曰师范，四曰专门，五曰幼学，六曰女学，七曰藏书，八曰纂书，九曰译书，十曰文字，十一曰藏器，十二曰报馆，十三曰学会，十四曰教会，十五曰游历，十六曰义塾，十七曰训废疾，十八曰训罪人。

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又其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故此中人士，阁束六经，吐弃群籍，于中国旧学，既一切不问，而叩以西人富强之本，制作之精，亦罕有能言之而能效之者。昔尝戏言：古人所患者，离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国；今之所患者，离乎中国，而未合乎夷狄。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鞅之事，已为上才矣；其次者乃适足为洋行买办冈必达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达于中外之故，可备国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聪明才力，能藉他端以自精进，而非此诸馆、

诸学堂之为功也。夫国家之设学，欲养人才以共天下，而其上才者仅如此，次下者乃如彼，此必非朝廷作人之初意也。今朝士言论，汲汲然以储才为急者，盖不乏人。学校萌芽，殆自兹矣。其亦有洞彻病根之所在，而于此三端者少为留意也乎？

抑今学校之议不行，又有由也：经费甚巨，而筹措颇难，虽知其急，莫克任也。今夫农之治畴也，逾春涉夏，以粪以溉，称贷苦辛，无或辞者，以为非如是则秋成无望也。中人之家，犹且节衣缩食以教子弟，冀其成就，光大门闾。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吾闻泰西诸大国学校之费，其多者八千七百余万，其少者亦八百万。（小学堂费，英国每年三千三百万元，法国一千四百万元，德国三千四百万元，俄国五百万元，美国八千四百万元。中学大学共费，英国每年八百六十万元，法国三千万元，德国二百万元，俄国四百余万元，美国三百余万元。）日本区区三岛，而每年所费，亦至八九百万。人之谋国者，岂其不思撙节之义，而甘掷黄金于虚牝乎？彼日人二十年兴学之费，取偿于吾之一战而有余矣。使吾向者举其所谓二万万而百分之，取其一二以兴群学，则二十年间，人才大成，去年之役，宁有是乎？呜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及今不图，恐他日之患，其数倍于今之所谓二万万者，未有已时。迨痛创复至，而始悔今之为误，又奚及乎？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军，而不肯舍薄费以营学

校，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譬之孺子，怀果与金示之，则弃金而取果；譬之野人，持寸珠与百钱示之，则遗珠而攫钱。徒知敌人胜我之具，而不知所以胜之具，旷日穷力，以从事于目前之所见，而蔽于其所未见，究其归宿，一无所成，此其智视孺子、野人何如矣！

西人之策中国者，以西国之人数与中国之人数为比例，而算其应有之学生，与其学校之费，谓小学之生，宜有四千万人，每年宜费二万二千六百万两；中学之生，宜有一百十八万四千余人，每年宜费五千九百万两；大学之生，宜有十六万五千余人，每年宜费七千一百百万两。今不敢为大言，请如西人百分之一，则亦当有小学生四十万人，中学生一万一千八百四十人，大学生一千八百五十余人，每年当费三百五十六万两。中国房屋衣食等费，视西人仅三之一，则每年不过一百余万两耳，犹有一义于此。中国科第之荣，奔走天下久矣。制艺楷法，未尝有人奖励而驱策之，而趋者若鹜，利禄之路然也。今创办之始，或经费未充，但使能改科举，归于学校，以号召天下，学中惟定功课，不给膏火，天下豪杰之士，其群集而勉焉从事者，必不乏人，如是则经费又可省三之一，岁费七十余万足矣。而学中所成之人材即以拔十得五计之，十年之后，大学生之成就者，已可得八千人。用以布列上下，更新百度，沛然有余矣。夫以日本之小，每年此费，尚至八九百万，而谓堂堂中国，欲得如日本十二分一之费，而忧其无所出邪？必不然矣。